论民初通俗作家对袁氏称帝复辟逆流的声讨※

黄 诚

内容提要：袁世凯称帝复辟一事至今已匆匆百年。当时历史学家尚在搜集资料，新文学家的队伍也还在集结之中。声讨这股逆流的任务，首先由通俗作家以文艺为武器，揭露魑魅魍魉的种种丑恶行径，以时评杂感、轶事逸闻集和长篇佳作等作品形式构成了一部反帝逆流的野史。

关键词：通俗作家 袁氏称帝 文艺武器 声讨逆流
DOI:10.16287/j.cnki.cn11-2589/i.2016.06.011

袁世凯于1915年年底称帝，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拟在元旦行登基大典，但由于多方反对而一枕黄粱，于6月6日去世，至今已匆匆百年。当时历史学家尚在搜集史料，准备将这段历史载入史册。新文学家的队伍也还在集结之中。声讨这股称帝逆流的，首先站在最前沿的是中国的现代通俗作家们。他们笔下的时评杂感和长短篇小说，硕果累累；而他们擅长的“轶事逸闻”笔记，也不容小觑。作品不仅数量极多，而且速度特别迅捷。他们所掌握的上海三大报的副刊，即《申报·自由谈》《新闻报·快活林》和《时报》的“时评”，都有即时性的时评杂感出现于报端，称帝逆流发展到什么阶段，时评杂感马上就针锋相对地进行痛剿；即使是大部头的作品，也不甘拖沓落后。袁世凯于6月去世，由野史氏编的《袁世凯轶事》集，于当月就由上海文艺编译社出版，到1917年4月，就印到了第7版，说明当时的市民大众也特别关注揭露称帝罪行的种种内幕；而野史氏编的《袁世凯轶事续录》集，也在1916年10月问世。至于长篇小说，杨尘因洋洋70万言的《新华春梦记》在1916年12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本文对通俗作家多种文类的主要作品依次作择要介绍。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阅读调查及资料库建设”（批准号：13&ZD120）的阶段性成果。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一 冲锋陷阵的时评杂感

时评杂感可以扮演轻骑兵的角色。当时《申报》的总主笔是陈景韩（冷血），副刊《自由谈》的主编也由他兼任；《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主编是严独鹤；《时报》的“时评”则由包天笑担纲。

1915年8月3日，袁氏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陈景韩马上嗅出有一股邪气扑鼻而来，他在8月12日的《申报》上发表针对性的“时评”，用的是一句换一行的简洁锋利的格式，犹如匕首投枪，文题是《不谈政体》：

> 政体已成事实矣，何必多谈？
> 总统已明白宣誓矣，更何必多谈？
> 今日所宜谈者，宪法也，非政体也。
> 古德诺者，宪法顾问也，非政体顾问。
> 古德诺多事矣！
> 何则谈政体，非今日所急也。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政体已成事实，袁世凯任总统时誓词中也表示坚决拥护共和制度，而古德诺发表这篇“废话”背后却大有用意。所谓“多事”，可以作两重理解，一是管得太宽了，是在多管闲事；但更往深处想，所谓“多管闲事”者，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动“挑事”。果然，古德诺8月3日发文，杨度等6人就在11天之后即以此为据组织筹安会发表宣言，提出“讨论国体问题”。可见陈冷血在苗头刚出现时就看出这个美国人的不怀好意，杨度果然接着就大做文章了。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以研讨“共和政体得失”为名，所谓“筹安六君子”掀起轩然大波。陈冷血在8月27日，就发表时评《杨度杨度》：

> 此筹安会，惜不倡于清帝逊位之前。杨度之救国论，惜不发表于革命未成之日。盖假令在其时，不论其会其事之当否，而杨度固不失为矫矫独立之士也；假令其说固正当诚实，我中国可以强，可以富，可以立宪，而我民并能不出再番更国体之代价也。虽然未革命之前，中国原非君主乎！何以国不富、国不强，预备悠久而立宪未成也？

文中指出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这种论调如果出自帝国时代，不失为“君子”，我们甚至可以不必付出辛亥革命的沉重代价了；但在民主共和国时期提出，不就是想通过筹安会来造舆论，再“复辟”出一个皇帝来？可是有了皇帝，国就能富强和立宪了吗？清廷就是活标本。所以他在文中加了一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句：“假令其说固正当诚实”，意为杨度是别有用心的，既不正当也不诚实，是有来头的，后面有一堆不可告人的私货在。冷血之笔写时评老辣深刻，在当时的确首屈一指。冷血针对“称帝”阴谋的步步推进，随着时序的发展也有几十篇这样的时评。

如果说陈冷血的时评以简洁锐利称，那么《新闻报·快活林》的杂感则以讽喻灵动为特色，这些文章除由主编严独鹤撰写外，大都由其他通俗作家执笔，文章写得勇敢泼辣，坚决顶住那股势头不小的逆流。袁氏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妄言帝制更优于共和，国内正义人士纷纷责难古德诺，为什么不到美国去实行“优于”共和的帝制？而筹安会的宣言是以古德诺的定调为理据，因此也破绽百出，受到同声共讨。在9月20日《快活林》即发表笔名为“太和”的《拟筹安会征求大手笔》一文。此文用筹安会诸公的口气，承认“鉴于日前宣言书之为世诟病”，“故劝进表一通尚在迟回审慎之中”。现拟向四万万同胞中之“大手笔”求助，希望能有“才智通达之士”，写出“典雅裔皇，古气磅礴，或引据经史，或侈谈欧美，务足引起读者之兴会，令其击节叹赏，拍案惊呼，咸知时不可失，大事始克有济”。如“文字无灵”，则“不能达本会日夕祈祷之目的”。如有此等“大手笔”，“本会当特派专车，奉迎到会。酬润不惜从丰…… 将来新君登极时，代为奏请颁给头等宝星，以示优异”。这篇杂文对所谓“筹安六君子”极尽讽刺之能事：若要古气磅礴或引据经史，六君子中的“国学大师”刘师培谁人能及；如要侈谈欧美，中外兼修，六君子中的严复则冠绝同侪。这些会内的皇皇“大手笔”也并非“江郎才尽”，为何在“迟回审慎”之余，深感束手无策？只因对帝制那一套，早已药石无灵，在中国历史上它已“寿终正寝”，还有什么大手笔令它“起死回生”呢！

接下来的事态是筹安会所属想出种种离奇方案，制造种种荒唐的借口，欲为实现帝制找一条阻力最小的“旁门左道”而煞费苦心。因为前时有让袁氏成为终身总统之说，但现在要做皇帝，终身总统是不够过瘾了，是否用总统世袭的办法去替代呢？又想到总统一旦变成皇帝，不被国际所承认又该咋办？于是提出对外仍称总统，对内则称皇帝的“良策”。这时《快活林》在9月29日发表笔名吴悔公的《戏拟小百姓上筹安会书》。文中说筹安诸君“情态直无异于新嫁娘羞对人直言其夫婿也，乃转易一名词曰‘他’。…… 与其遮半面琵琶，不如落落大方，全身毕现，反令我小民死心塌地，以崇奉此尊无二上之君主也”。“至于清议可惧，外人难服，似可不必计及。当今之世只宜图利，何容虑将来之害…… 诸公可放胆为之，小民当拭目以俟。”具名为“全国小百姓上”。

接着是袁氏手下的走卒们的“争功斗宠”使称帝阴谋进入了新阶段，梁士诒认为这几个“书呆子”的所谓学理研究和合法考量无疑是钝刀子割肉、温水煮青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蛙。他于9月16日发起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各地军阀、各省官僚、各“自发”团体请愿劝进，以“民意”所向为由，可迅捷扶袁氏上台。这使筹安会诸君颇为侧目，自觉这头功被梁士诒抢去了；而且这一着还有一个绝妙的功效，因为袁氏就职时曾宣誓拥戴共和，现在要实行帝制，岂不自食其言？如以“民意所向为重”，又是另一说法了。戏还要演得丝丝入扣，第一批请愿书呈上，务必假装“退回”，以表示忠实于自己的誓言；然后再掀一个请愿高潮，才装出只能“屈从民意”的样子，“民意”高于一切嘛。这是从第一阶段研究学理发展为第二阶段的“劝进”请愿。于是梁士诒和杨度又分别组织了五花八门的《妇女请愿团》《花界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轮番劝进。这样《快活林》的杂感也就升级而发表“戏拟上海人力车夫致北京人力车夫书”等杂感。当时的确组织了“北京人力车夫请愿团”，甚至聚集上万人，签名者每人发铜圆5枚。请愿联合会还令丐头召集众乞丐进行请愿，于是又有戏拟“乞丐请愿书”等杂文。袁氏帝制的第三阶段是“粉墨登场”。《快活林》及时刊登独鹤的杂文《滑稽新闻》，其中有一则是“新字典之畅销”：“现有某书肆发行一种字典…… 销路极旺。出书不及一月，已再版至千余次，购此书者，以军界官界中人为多，而国民代表尤莫不人手一册，其内容如何，严守秘密。…… 经东方福尔摩斯再四侦察，始知其全书仅有一页，用西洋纸精印‘赞成’二字。”这种讽刺是刻骨的。每一次军阀和地方官的“劝进”，就是一次“再版”。而“袁记”的国民代表人手一册，那就是大家必须“依样画葫芦”了。杂文虽于11月7日发表，但颇有点预见性，因为要到11月20日，袁氏的御用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才为国体问题投票。果然到那一天，1993名代表无一人敢表异议者。大家都抄某书肆所出版的新字典，票箱里一律是“赞成”二字，宣布之后，还同声高呼帝国万岁，声彻堂陛。袁氏当然满心喜悦，可是袁氏却不知道高兴之日即末日之时：被他软禁在京的蔡锷将军却在前一天——11月19日悄然脱险，离开了北京。这预示着“帝制”的第四阶段“倒台”的开始，云南将高举声讨义旗！蔡锷将军等正义人士不“买”他编的这本新字典。《新闻报·快活林》的时评杂感虽以“谐著”面貌出现，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说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有时激愤到将嘻笑化为冷嘲，怒骂以致刻骨，真正是为全国的小百姓代言声讨。

当时，包天笑所主持的《时报》时评，主要是面对国内文教界读者，包天笑对这方面的事情，皆列入报导之优先。当袁氏软禁章太炎时，《时报》于1916年5月21日发表包天笑的《幽禁章太炎》：“章太炎一学者也，…… 试问彼究有何罪而必欲幽禁之致于死？夫政府而果有力者，何不阻止蔡锷出京，亦既放虎归山矣，而拘一手无缚鸡之力之文人，以为解嘲之地，亦殊可笑人也。”袁氏所以要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将章太炎幽禁于北京龙泉寺，就是因为章太炎坚决反对帝制，包天笑公开报导此事，使群情愤激而向袁氏施加舆论压力，为他日营救章太炎发挥助力。

我们以沪上“申新时”三大报为例，将当年通俗作家对反帝制的正义态度作了一个回顾。相比而言，其中以《快活林》最接市民大众的“地气”，以《申报》陈景韩的时评为最老辣而深邃，而《时报》的包天笑亦符合《时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面向知识阶层。

二 叙“轶闻逸事”为袁世凯画像

通俗作家擅长于“侃”轶闻逸事，但侃得好，只要不是“下三滥”的恶搞，有时几笔或几个细节，就能为人物画像，为事件说明原委。搜集袁氏称帝的轶闻逸事最活跃的当属以野史氏为笔名的扬州通俗作家贡少芹。他编辑出版了《袁世凯轶事》《袁世凯轶事续录》和《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等。前两部是经他搜集整理的产物。

在《袁世凯轶事》中叙述了他在书塾作文时，“师尝命题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句。项城之文前后多不成句读，惟中有二小股云：‘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 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①]。又记袁氏曾总结其一生行事顺遂之本：他“尝对人言，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②]。而在《续录》中又述袁氏少年时之另一篇作文：题为“千乘之国”，当时其师正与客下棋，于是袁世凯即就着棋发挥道：“千乘之国，若着此棋也，着棋不厌诈也。治国也不厌诈也，治国非其着棋乎？”[③]莫看这三件轶事，简直将袁氏的“三观”一总概括了。他的“吾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是他的人生追求的目标；他的“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是他攫取目标的手段；而他的“治国也不厌诈也”，则是他巧取豪夺达到目标的具体策略。他参加强学会，取得康有为之信任，才有本钱向慈禧告密，悍然出卖光绪皇帝，攫取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之高位；因此，有民谣云：“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巨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他借辛亥革命而雄起，获取孙中山可将总统让位于他的机会。他一面买通清廷权贵，逼清帝逊位，一面宣誓拥戴共和政体，誓词尚在人们耳边，他就阴谋恢复帝制，凡此种种，都表明他为了达到他的人生目标而所用的“诈术”。他通过阮忠枢以巨金“为阉官李莲英寿”，据说是花了五十万之数，李莲英就将慈禧治国的机密一一密报袁氏；又告诉袁，要升官职须由大员提议，阉官只能从旁怂恿，才能成事，建议他拜在荣禄门下。荣禄官居军机大臣，深得慈禧信任。于是袁又以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重金结识荣禄。他将光绪欲借他的兵力，实现还政的机密，就是通过荣禄向慈禧告急，结局是光绪被幽禁于瀛台。袁氏是以金钱开路，为进身之阶，攀上北洋大臣的高位。他用金钱打通一切的升迁之路是一贯的，运用得可谓熟极如流。他要称帝时，几乎动员了各个阶层的吹鼓手来为他“抬轿”，可是清廷遗老们没有什么动静，于是他看中所谓“素孚众望”的国史馆长王闿运（表字湘绮）为他写劝进表。可是王湘绮却向他索价20万。“交易”成功后，袁世凯撚须笑曰：“三个字（即王湘绮的签字画押——引者注），卖我20万，其代价不可谓不巨。假若个个如此，我便搜罗全国所有，兀其不敷供给他们呢！”少顷，他又自以为得计地咕哝着：“细细想来，还是便宜的。我虽花费金钱，到底落个子孙万代之业，那老头儿不过得了20万元，可算将中华大国，签押卖给我了，而且这笔巨款，何尝是我私囊里拿出来的，还不是取给在百姓们身上吗？”[4]原来他的金钱开路全是搜括的民脂民膏。莫看这些轶闻逸事，一是暴露他自小就有“皇帝情结”；二是他向人传授如何以行贿起家；三是他的以奸诈治国。直到弥留时他也不得不自己承认：“老友（指徐世昌），予生平惯以权术操纵人，不图晚年竟为一般宵小所愚，致令予一世英名扫地以尽。予自恨又复自悔…… 杨度误我，杨度误我！”[5]但是像他这种枭雄，他人是无法左右而只能从旁助推。

袁氏的练兵也有他的一套练兵要诀：“此无他，使之听命而已。彼等本蠢蠢无知，吾但临之以雷霆不测之威，囿之以井蛙有限之见，使其心目中，但知有某某，不知有皇帝，又使其视我如帝天，如神明。我有所令，虽探汤赴火而不敢辞，如是则可用矣；且练成而后，皆为我之兵，而非国家之兵，自我一去，使便何人，不能驾驭之。”[6]他恩威并施，反复灌输，养活他们的就是袁公。终于练成一支袁氏“私家军”。而他手下的亲信则为“姜桂题、段祺瑞、吴长纯、冯国璋、王占元、雷震春、王士珍、陆建章、段芝贵、张勋、张怀芝、曹锟、李长泰、田中玉等，皆柰其麾下。命其军曰武卫右军，训练期年，成效渐著”[7]。这就是袁世凯的老本。

三 长篇小说高视阔步紧跟讨袁行列

在讨袁的通俗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也有多部，较优秀的有杨尘因《新华春梦记》与叶小凤（楚伧）《如此京华》。《如此京华》先连载在包天笑主笔的《小说大观》上，它在袁世凯称帝的阴谋正在暴露时就开始分卷刊登，因此叶小凤只能以“方将军”影射袁世凯；而且称帝逆流尚在“进行时”，叶小凤常用若干人物塑造的手法去完成这部长篇。而杨尘因则皆用真名实姓，即使是当时还活着的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大多如实以告。本文主要论述杨著的《新华春梦记》。

这部长篇的特点之一，正如张海沤所评价的“附会少，确实多”。实在算得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上是一部“真刀真枪”式的实录。小说是从筹安会的第一次“命名会”写起，也即是1916年8月14日杨度等6个发起人为迎合袁世凯的“皇帝情结”，借古德诺的别有用心的“多管闲事”为因头，开会讨论以什么名义，号召人们来响应他们的不可直白告人的阴谋。

> 刘师培道：“但是这个团体，叫个什么名称呢？”大众便低着头，想了半晌，还是杨度说道：“现在中国人的心，只有一个安字，可以笼络得住，不如叫做筹安会罢。”大众同拍手道：“好极！好极！”严复道：“会名既然通过了，我们也该选几个发起人，撰一篇宣言，订几条简章，设一个事务所，才好进行。”

看来杨度作为首创者并当天开会的主席，心中是“成竹在胸”的。他让大家先想半晌，当大家莫衷一是时就抛出他想好的会名。他不愧是袁氏的智囊，他度量了民间最有吸引力的“安”字，去迎合民众，以为可以一呼百应。但老百姓真能一呼百应吗？小说也让梁士诒与杨度等十人刚开完御前会走出“总统府”，就听到了他们所制造的“民意”。先是看见二三百个红脸大汉一律苦力打扮，闹嚷嚷地蜂拥前来，吓得他们不知究竟，又缩回了总统府门厅，只听这班人骂咧咧地抱怨：“咱叫你莫去莫去，你偏要拖咱去，如今上了他们的金钟罩……”“你莫看咱们弟兄伙子穷拉胶皮车，咱们的骨头比他们重呢。”“想咱们白天里被这班兔崽子骗了去开什么皇帝会，那时他们派军队围着咱们，一个一个捧着五响毛瑟枪，逼咱们画十字……”“那知耽搁咱们一天的日子一毛钱也没混到手，只混得他妈五个铜子。回去买水喝也不够。”“果然新皇帝这样的看待咱们穷百姓，这个皇帝也不知是他妈的什么王八羔子变的了。”你一言，我一语，无非都是骂皇帝。接着又来了一群蓬头垢面、鹑衣百结的乞丐，唉声叹气地道：“可怜咱们平常在大街上，叫声老爷太太，喊两声救苦救难，还要混百十来个鹅眼钱。今天为着皇帝上什么书，还调了多少兵，捧着洋枪逼着咱们画十字，闹了一天，只给咱们三个铜子。画完了十字，就拳打脚踢，赶咱们出来。”他们大骂新皇帝刻薄。这边杨士诒、杨度等站在总统府门首，听得明明白白，真像吞了一把绣花针。袁氏知道外国人讲究民意，于是他更要演一出民意大戏给外交使团看看，当然也是为了登基的手续办得更臻完备。他兴师动众地召开御用的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对国体问题进行投票。这些“代表”们一到北京就狂嫖滥赌，花天酒地，原以为袁氏对这一票的犒赏价格不菲。谁知袁世凯施展登楼拔梯的绝技：“凡充当代表者，理应各归故里，各安职业云云。”代表们的自嘲说得比车夫、乞丐更惨痛：“真好像袁大总统的夜壶样儿，用得着提过来灌一个饱。用不着时扔在床榻底下，也不管人家的骚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臭，哪里还值半文钱咧？”结果还是梁士诒收拾残局，每人赏一百元，另外特赏银质纪念章一枚。嫖账与赌债就只好由各人就地借债偿还。与灰溜溜的代表有天壤之别的是袁世凯，当下人将全票通过君主立宪国体并选当今大总统为皇帝的消息呈报时，作者揣摩袁氏内心，对他的反响有一段绝妙的描写：

> 他得了这个喜报，便呆呆向那神仙榻上一躺，半晌不曾作声，吓得报喜的人倒吃了一惊，也不知主子犯的什么毛病。静候片刻，见袁世凯仍是不发一言，吓得不敢作声，慢慢退出房去。这时，左右的侍官见他这般情状，也都吓得不敢近前。袁世凯躺在那神仙榻上，呆想了许久，猛然翻起身来，背着两只手，在房里打磨旋，自言自语道：“咦，得了！咦，得了！”接连说十多声，就向于夫人房中冲去。进了于夫人房门，也是这个样儿，吓得于夫人不知怎样才好。一时，各房姨太太都拥到袁世凯左右，谁也不敢插嘴去问他，各自闷在心里。袁世凯仍是背着两手，摇来摆去地冷笑道：“咦，得了！咦，得了！”于夫人听得实在不耐烦，便仗着胆子问道：“主子，您什么事儿得了呢？”袁世凯仍自言自语道：“这乃是民意所归，你们总不能再反对了。”于夫人听罢，知道他又是中了皇帝身上的病，心坎里便安了一半，忙转脸来劝袁世凯道：“我看您也要休息休息才好。白天也想登基，夜晚也想即位，没有一时一刻不在那龙袍龙帽上打主意。日常如此，恐怕您这条老命，还要送在皇帝两个字上咧！”

这一段描写非常精准地勾勒出了袁氏的内心与外在的动态：当袁氏听了这个喜报，也许像巨灵的击一猛掌，就像雷击后的浑身震颤，既在他意料之中，也似乎出于他提心吊胆之外：竟是不折不扣、十十足足的全票。可是他不能像范进那样欣喜若狂，这不符合他的身份，于是不如先以静制动。先冷静地躺在榻上咀嚼他的喜悦，回顾他如何经受千难万险，终于使他在惊涛骇浪中掌控帝制之舟到达胜利的彼岸。他打着磨旋，每一声“得了”都是向那些反对者的一次示威，他已跨越了最后的一道门坎，谁也奈何他不得了。直到于夫人插嘴时，他才将那么多声的“得了”给“翻译”出来：“这乃是民意所归，你们总不能再反对了。”可是知夫莫若妻，于夫人知道他日思夜想、梦寐以求的就是“登基”与“即位”，却说出一句一语成谶的话：“恐怕您这条老命，还要送在皇帝两个字上咧！”

可是反对的人圈内圈外还是大有人在。就在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的前夕，蔡锷冲破了袁氏的软禁，由天津而日本经台湾转香港过越南于12月19日抵昆明。当年12月12日袁氏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元旦为“洪宪元年”时，25日，蔡锷与唐继尧通电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就在当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氏的种种罪行。接着贵州、广西等多省也纷纷宣告独立。圈内人也有对他的帝制持保留态度，而不愿为他出力。至于杨度、梁士诒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之流，他们是利欲熏心的变色虫，只要看梁的自白就能一窥他们的原形了：

> 但是我已经从满清之后，就嫁民国，今又在民国之中，转嫁与新朝，一蘸再蘸，早已不是节妇，真到新朝失败了，只要他们不与我为难，我又何妨再嫁共和？不然我就嫁与外国人，…… 皆可以优游卒岁。我又何必做那不食周粟的书呆子呢？我既抱这个腰缠十万，到处扬州的观念，谁人能饿死我呀？

袁世凯手下有这批人，他58岁不死，更待何时？杨、梁二人原是对头，为争头功吃醋争宠，暗下死劲，可是到袁氏四面楚歌摇摇欲坠时，他们二人却走到一起来了。第97回写两个宿敌一起“密商”他们的逃路：

> 梁士诒正在他的寓所里默想那脱身之计，忽见门丁进来禀道：“杨大人拜会。”梁士诒还认为是杨士琦…… 不一刻那从外面进来的…… 乃是平日惯与他斗智的杨度。梁士诒一见杨度访他，也很觉诧异，忙延入座。杨度不待梁士诒开口问话，便叹一口气道：“嗐，我看这桩事儿闹得很不妙，咱们须打个退身的主意要紧。”梁士诒一听这番话，也将寻常斗心机的法术丢开，正色问道：“可又有什么变卦了？”杨度道：“最迷信帝制的冯国璋、张勋，都严守中立，龙济光也被迫独立…… 你想若不早些打主意，当真想把这条老命送掉么？”梁士诒道：“我何尝不晓得老袁是扶不起来的？就是将他扶起来，也是一个刘沛公，鸟尽弓藏之祸，咱们都不能免。…… ”杨度听了这一番议论，便展眉头笑道：“我早知这桩事儿，必定要与你商量。究竟这退身法儿怎么才好呢？”梁士诒见杨度问他的办法，暗睃了杨度两眼，见他确是出于诚意，也就吐出真意道：“这是咱俩说的话，不可使第三人晓得的。我看眼前只好实做一个冷字，看看风头，真到万不得下台之际，再实行那三十六着的第一着。”杨度道：“若照我看起来，现在走得最好。”梁士诒连连摇头道：“稍嫌早了些。”

这一段两个“对头星密室对话”的折子戏真是精彩万分，对头已变为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可是又不大放心对方，如果是老袁派对方来测自己的“忠诚度”呢？因此还心怀鬼胎，时不时要“暗睃”两眼，看对方此访是出于至诚，才说出此话只是两人的私密话，真是串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对头星原是一路货。

《新华春梦记》的结尾也是十分民间化：“可也奇怪，在袁世凯死的那一天，正是端阳佳节，谭叫天忽然高兴登台，在文明园里演了一出多年不演的《打鼓骂曹》，城市上一班戏迷，争先恐后的去过瘾，直到戏散之后，忽听说善演曹操戏的黄润甫死了，于是都说死了一个活曹操。就有一般慧心人，疑心是袁世凯死了，风风雨雨，布满京华，后来袁世凯死信传出去，果然也是这一天。”将若

下转第122页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恋反思和自我呈现的主题，融入了作者对于清末民初转折时代的特殊感受、传达出新的时代精神。”⑮ 陈小翠的女性立场代表了一部分20世纪初的新女性。她一方面具备崭新的人生观念，彰显着自我意识，一方面又恪守传统道德，一生用文言写作。同时，她又清醒而深刻地看到了女性解放思潮中的不良现象，有意识地与“新”得异样的所谓新女性保持距离，以精神劝导和提醒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和伪新女性的面前。从某种角度看，陈小翠等新女性的存在不仅让后人看清了当时某些激进虚妄的时代病，也看清了陈小翠对时代病的针砭与抑制。

注释：

①⑮ “据邓丹考证，陈小翠这六部剧作的原刊时间在1917—1927年之间。”邓丹：《陈小翠的传奇杂剧创作及其戏剧曲史意义》，《戏剧艺术》2012年第4期。

② 郑逸梅：《郑逸梅选集》，黑龙江出版社2001年版，第758页。

③④⑥⑧ 陈小翠：《翠楼吟草·序》，《翠楼吟草》，刘梦芙编校，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272～273页。

⑤ 陈衡哲：《衡哲散文选》，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⑦ 高曼女士：《结婚与恋爱》，震瀛译，《新青年》第3卷第5号。

⑨⑫⑭ 陈小翠：《翠楼吟草》，刘梦芙编校，黄山书社2010年版。（文中《焚琴记》、《自由花》、［越调］《残英曲》均引自此处，不一一注释）

⑩ 柳亚子：《磨剑室文录》（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6页。

⑪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2页。

⑬ 吴雅凌：《卢梭思想东渐要事汇编》，《现代哲学》2005年第3期。

［郭梅 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邮编 311121］

上接第114页

干巧合拉扯在一起，而将曹操比诸袁世凯，在学界看来，似乎不太妥帖，但受《三国演义》影响很深的民间，倒是觉得天衣无缝的。

注释：

①② 《袁世凯轶事》，野史氏（贡少芹）辑，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13、54页。

③ 《袁世凯轶事续录》第1卷，野史氏（贡少芹）辑，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页。

④ 《袁世凯轶事续录》第4卷，野史氏（贡少芹）辑，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1页。

⑤ 天忏生（贡少芹）：《洪宪宫闱艳史演义·弥留时之琐谈种种》，中国戏剧出版社，第279页。（此书乃根据上海明华书局1918年本翻印，以《中国古代禁毁小说珍秘本集成》名义出版，找不到版权页。）

⑥ 《袁世凯轶事续录》第3卷，野史氏（贡少芹）辑，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6～37页。

⑦ 《袁世凯轶事续录》第2卷，野史氏（贡少芹）辑，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1～32页。

［黄诚 扬州大学文学院 邮编 225002］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